

雨薇 谷童◎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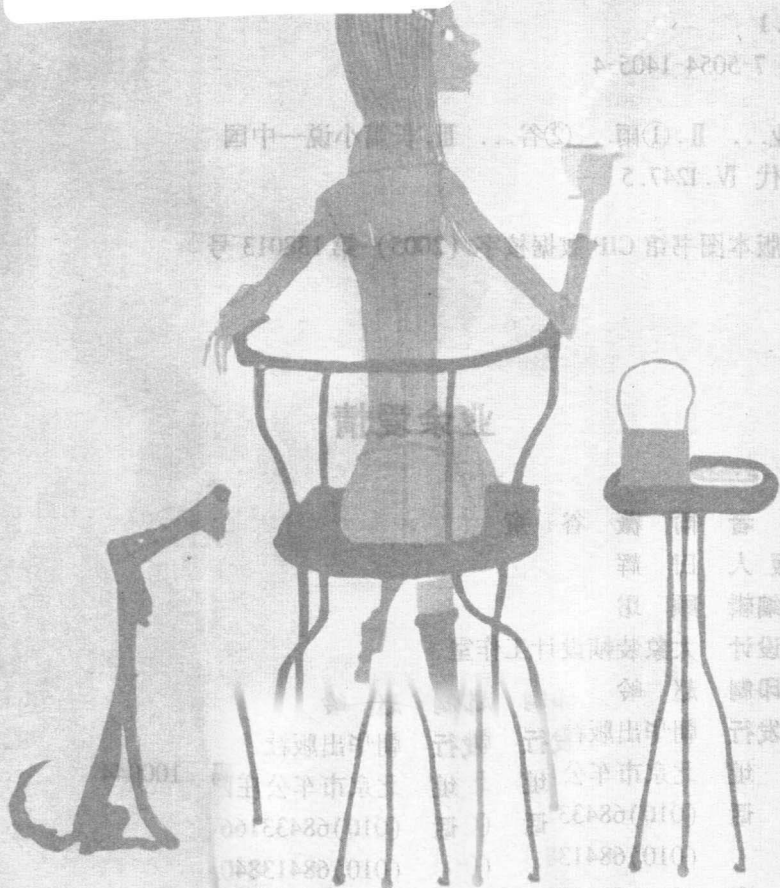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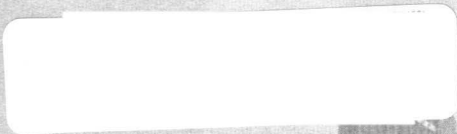
男女之间的事就像鹬和蚌的游戏，没有规则却处处隐藏规则，饮食男女一生的工作就是在这模棱两可的规则里游戏……



业余爱情



业余爱情



业余爱情

男女之间的事就像鹬和蚌的游戏，没有规则却处处隐藏规则，饮食男女一生的工作就是在这模棱两可的规则里游戏……

雨薇 谷童◎著

◎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业余爱情/雨薇, 谷童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6. 1

ISBN 7-5054-1405-4

I. 业... II. ①雨... ②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8013 号

业余爱情

作 者 雨 薇 谷 童

出 版 人 田 辉

责任编辑 顾 珺

封面设计 大象装帧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 赵 岭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68433166(总编室)
(010)68413840/68433213(发行部)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数 1 ~ 8000 册 印 张 14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7-5054-1405-4/G · 0774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自序

雨薇

在遇到一个人之前，我经常在梦里抓住自己的手大喊救命。在那些虚无空洞的夜里，我的灵魂像在茫茫夜色中飘荡的一缕风，找不到可以着陆的树枝。而寂寞是挂在天边的残云，它影响着我在梦里游走的过程。

记忆中的沉渣就在那些日子里泛起落下。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未知，一切都不可捉摸。

纯粹是一个偶然的感受，我决定写一篇小说，用它来记录往昔岁月中的故事。

这就有了《业余爱情》，我在某一段日子里的心情流变。

对于我们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期的人，意识形态的变化可能更接近于生活的实质。我们有理由按自己的意愿存在，有必要活得更自我。

可是，有谁能在现实中完全抵达？

有爱、有情、有性，这才是健全的人生。更多时候，它们三位一体，像境界中的天人合一。生活的本质与人的天性一脉相通。

或者说，热爱生活，你才有资格热爱性生活。我以为，这是对生命的最高赞誉。

叔本华说：邪恶是比崇高更为积极的品格。这是他成为大师的根本。换一种方式，我说：性欲是比肉欲更为高尚的品格。这也是我永远成不了大师的所在。

接着前面的话题：这部小说表现着和我一样不造作的性情。

我没有整块的时间用来写作，并且写作于我而言只是心血来潮时的玩票。当我历时数月却因为一次意外难以给读者一个完整的版本时，我只好拉上谷童来跟我合作。

至今想起他放下自己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人里面哪有你》来帮我写《业余爱情》，心里就很觉不安。他摒弃了自身的优异在为我

这部小说垫背。

现在，业余爱情已修成正果，我也将退出小说的前台。在文字中，我和文字同在，离开文字，我不复存在。生活中有比写字更好的事，因而我会远离噩梦般的写作过程。

那些过去的人，过去的事，都已经与我无关了，像一个遥远的传说，我无需再去回望。

但是，一切都如仓央嘉措的诗：

写出黑黑的小字
水和泪滴冲走了
没绘的内心图画
要擦也擦不掉

1

男女之间的事就像鹬和蚌的游戏，没有规则却处处隐藏规则，饮食男女一生的工作就是在这模棱两可的规则里游戏。

而每一场游戏的演变过程都是人生殿堂里不断变换的壁画，有如迷宫中的走廊，要把游戏的当事人带往一个未知的地方。

我不是一个蠢笨的女人，在爱情之上，我常能高屋建瓴，形而上地让自己超脱了爱情，但在具体的操作中，我却常如那个张开身体在海滩上晒太阳的海蚌，不时诱过来一个贪嘴的家伙，以他的灵肉来满足我的欲望。

我不是一个坏女人，可为什么所有的男人都让我怀疑人生？

时健从我身边走开已快两个月了，他难道就不留恋不回味我们的故事吗？那个深谙风情之乐却不愿被女人驱使的男人啊！

成阳呢？他就真的情愿被我闷死在身体里面都不愿意找一条生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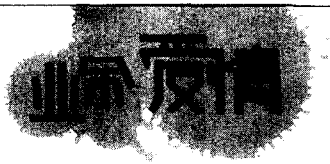
我是海蚌一样的女人，充满性情又怀疑性情，我的身体不是诱饵，我却用坚硬的外壳来夹死所有想啄食我的人。

又一个想送死的男人急匆匆地赶到了我身边，那样子像赶着要去投个好胎，就仗着自己有钱吗？

马智伟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非要装出一副让人恶心的和蔼可亲模样，刻意地把自己的科长身份隐藏，可是你头上顶着的二两猪头肉早就告诉了我你肚子里怀的是什么鬼胎。

我躺在床上想着这些乌七八糟的事，窗外的阳光早已普及了它的势力范围，可我不想起来，身下这张可以纵马奔驰的大床空阔了大半边，像一片荒芜了好长日子的田野，此刻就只生长着我这孤零零的一株青草。花盆里那株被我娇生惯养的海棠开得无精打采，了无鲜花应有的妩媚。倒是旁边盆中的一株仙人球，生长得棱角分明。底下两个圆圆的仙人球挨着泥土，从它们的中间却长出一根粗壮的仙人指头，直挺挺地站起来，形状酷似男人的生殖器，我看得浑身发热，天哪！难道植物也有生殖崇拜吗？

我想给时健打个电话，拿起话筒，里面老是忙音。



再拨电话，还是忙音。谁知刚放下话筒，它却响了，吓我一大跳。

是凌子，我的办公室主任。她柔和地问我：“雨薇姐，身体是不是不舒服啊？”

我跟凌子私交很好，我们年龄相仿，在公司之外，她从不称呼我的职务。我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说：“就是一个人闷得慌，有事吗？”

“要不要我过去陪你啊？”

“你没用的，你解不了我的闷。”

电话里传来凌子的一阵坏笑，她说：“那你就来上班吧，公司里可一大堆事等着你呢。”

我让凌子把重要的事给我听，我知道一般的事务凌子都替我解决了，让我出面的，肯定都是她不能办的。果然，她在电话里说：“一个叫韦可夫的，送来一批货，我都验收了，正版，可他坚持要和你结算的，我们给他开现金支票都不行，非要见你，我说你在外边办事，他就坐在会客室里一直等着。”

我让凌子给那个人直接付现金，别让他等我，我哪能说谁想见就见呢。

随后又有两个电话争先恐后地打进来，一个是成阳，他说刚从外地回来，晚上要过来，还说给我带了礼物。我说今晚已约了别的人谈事，他呼吸不畅地道声再见就挂了。

另一个是马智伟的，在电话里他依然没有官腔，这一点让我最看不上眼，他在下属或者同僚之间官派十足，说话也字正腔圆，似乎不如此就不能证明他是个干部。其实我们刚从饭桌上分开也不过十几个小时，他就已等不及了，估计他旁边没人，所以口气是极肉麻的，他在倾诉了一大堆对我的赞美之词后，又盛情邀约我共进晚餐，我不想见他，也不便拒绝，就告诉他下午我们再联系。

刚放下电话，我忽地想起了什么，急忙给凌子打过去，问她：“那个叫韦可夫的走了没有？”说完我却为自己的急迫一阵心慌，生怕凌子听出什么来。

凌子嘻嘻一笑，说：“我哪敢让他走啊，我给他说你办完事就会来的。”

“你这个贼丫头，也敢捉弄我，看我怎么收拾你。”我骂了凌子几句，心里却为她细密的心思感动。我掀被下床，迅速地穿衣洗漱。

我相信自己天生就是和化妆品厂家过不去的人，也相信自己不着妆的脸是完全可以引人入胜的。我记得有个女人写过一篇“素颜朝天”的矫情文章，大概是觉得自己化了妆也不出效果，白糟蹋钱，所以很聪明地写出那篇文章来，以宣告她不化妆的理由。但我跟她不同，我化妆是化妆品糟蹋我的脸，我相信真正的纯天然更能迷人。而女人，有一张天生丽质的脸就是来迷惑人的。

司机小周早就坐在楼下我的车里等候着，他属于很尽职的司机，不管我用不用车，他都会准时坐在车里等着。小周看了我几眼，嘴唇嚅动，欲言又止。

汽车向公司狂奔。

楼下果然停着时健公司里的那辆“小红旗”车，我放慢了脚步，刻意把自己弄得矜持一些，冷漠一些，不让人窥知了我此刻的心态。

进了办公室，我刚坐定，凌子就进来了，她问我：“早饭还没吃吧？我去给你弄点？”我示意凌子关了门，让她过来，从她脸上揪了一把，说：“你敢捉弄我？”凌子又回手在我脸上刮了一下：“那个姓韦的你见不见啊？不见我就去打发了。”

我又伸手按住她的一只乳房揉搓，这是她最怕动也最怕痒的地方，别人一摸那里，她就会笑个不停，比胥肢更出效果。这个秘密也只有我知道。

凌子一巴掌打开了我的手，忍不住笑地说：“性骚扰。”就跑出去了。

我开始收拾办公桌上的材料，心里却想着待会怎么向韦可夫问时健的情况。

韦可夫敲门进来了，五短身材，大背头却梳得油光，白衬衣下穿一条背带裤，腋下夹着个公文包，一看就是个跑业务的，我真想不通时健怎么找了一个看上去都不可靠的人做业务代表。

对方坐下后，说：“韩总，时总派我给您送来原先订好的那批货，您要不要验收一下？”

我说不用了，按铃叫凌子进来陪着听话，不然过后她又有取笑我的话题了。

凌子进来了，她说：“韩总，您找我？”

“一齐坐着吧，”我又转头问韦可夫：“账还没结吧？让凌主任去给你开支票？”

韦可夫连说不急，他说：“时总吩咐了，和下笔业务一块结算。”

他还说，您要是有空的话，抽个时间大家一起坐坐，就下一步的合作做个规划。”

我心里一阵窃喜，面上却不动声色，我高兴时健终于出面约我了，但我没有立即答应，我告诉韦可夫说：“时间倒是有些紧张，我正在做一个比较大的选题，你告诉时总，他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合着做。”

韦可夫走后，凌子开始取笑我：“哟，还没怎么着呢就显亲热了，我们，我们合着做什么呢？”

我知道让这贼丫头抓住了话头，反问她：“你说我们合着做什么呢？”

凌子压低了声音凑在我耳边说：“你们合着做……爱。”说完一阵坏笑，不待我打，就从门里跑出去了。

2

我打开计算机，上网。这是我每天上班必做的一件事。

电子信箱里有一大堆邮件，其中有一封网友西榭霸王的来信。我不相信网恋，总觉得那东西太虚幻，跟自恋没什么两样，我连生活中的爱恋都不相信，却莫名其妙地有了一个网上恋人，并且在网上和对方做了一次爱，像是手淫了一把。

我和西榭霸王相识在聊天室里，其实我至今都不知道对方是人还是狗，更不用说知道他的性别了。据他说，自己是男性，三十岁，肾强力壮，花开一季而勇猛依然如故。

那次我进入一个名叫“猛男”的聊天室，躲在角落里看热闹。这个叫西榭霸王的“猛男”最活跃，上蹿下跳地和人掐架，还不时跟几个MM套瓷。西榭霸王文采似乎很好，语言刻薄却不低俗。我就喜欢他的那种猛劲和坦率，像个男人。

我给他发过去一个悄悄话，问他：“你是一只好斗的公鸡吗？而一般情况下公鸡是没用的。”

他无法分辨我的性别，我只是一串数字，并且是个游客，他很陌生的。

他很快就回音了，也是悄悄话：“我是好斗的公牛，健壮无比。”

我说：“你是厨房里的霸王吧？就凭一张嘴。”

对方说：“我是床上的霸王，力拔山兮气盖世。”

就这样我和他在网上相识了。他是能给女人产生磁性的男人，从他谈话的语气中，我猜测他是一个网络写手。问他。他却说自己是一个市井流氓、猎色者，专门在网上和网下捕猎美女，让我防着他点。

我说不怕，我就是专门猎狼的。

他哈哈狂笑，建议我起一个好些的网名，说一串数字会让人感到枯燥无味，于是，后来我改名“虞姬”上网和他聊天。这之前我是从不进聊天室的，觉得只有无聊的人才去网上胡扯。有一次我发现成阳也在里面充当猛男，我三番五次拿话去挑逗，他却不为所动，只和男人们聊，探讨一些房中的勾当。

在网上你可以看见网虫们肆无忌惮地发骚，就像一大群公鸡随意地跳上母鸡的背。但我却从没发现成阳在网上滥情，他在网上所探知的性技巧全来对付了我，想起他在网上一门心思跟人请教的嘴脸，我就恶心。

而我在网上喜欢的只是西樾霸王，像个男人，是他的某一点什么吸引着我，我至今也说不清。后来他问我敢不敢和他做爱。我心里发虚，却哈哈大笑，说姑奶奶还生怕过床上的事，手里却紧握着鼠标，只等他一问我的地址什么的，我就立马下网，再也不进聊天室，

但他偏偏没问。

接下来，他带我进了聊天室后面的一个包厢。

这个虚拟的房间无比奢华，卧室中应有的一切这里全有。房间中央是一张大床，给网上众多的狗男女提供了尽情淫乱的平台。床上是一对模拟真人的男女，赤裸着身子，如果需要，游戏者可以把自己的照片粘贴上去，也可以嫁接自己的某一部位。然后由游戏者操纵床上相应的一人，可以做出各种动作来，与对方肉搏。

我忽然脸上发烧，羞耻之情在一瞬间涌上心头。尽管我知道网上是能让人比在床上还放荡还显露本性的地方，但我仍然想在电脑面前扇打自己两个耳光。

接下来，我还是跟他进行了虚拟的肉搏，直到高潮。

高科技的产生真让社会前进数十万年，仅靠鼠标就能使饮食男女摆脱原始的性方式而解决生理需求。难怪网络诞生之后社会上的性犯罪大大减少。

西樾霸王的信不长，问我怀孕了没有，能不能在网上给他生一个儿子。我心里惦着时健，就把这封信删掉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时健打来电话，询问我选题的事，我心说你终

于出现了，心里有一些快慰。我简单地回答了他。

他说：“我们能合作些什么？”

我有些发狠地说：“只要能产生效益，我们什么都可以合作。”

他哈哈一笑，说：“那好，我的小笨笨，中午在长安大酒店见面，我等你。”

我下楼去开车时，司机小周交给我一封信，说是一个高个子男人拿来的，让他一定交到我手上。

我让小周回家吃饭，自己开了车，直奔时捷约定的地方。

3

又是第二天的早晨，室外有阳光。

我躺在床上，依然不想起来。全身的疲倦尚未退去。身下的大床此时也不再宽阔，另半边卧着一匹奔腾了一夜的野马，比我更加疲软，他的消耗不比一辆车奔跑一千公里烧掉的汽油少多少。

昨天中午从长安大酒店出来，我们就回了家。生意上的事其实没什么好谈的，能与我合作，不管自己能赚多少，他都会答应的。

他急着向我解释两个月没来的原因，我不听，垂了眼皮向他使小性子。大概他觉得只有实际行动才能让我开心，搂住我，要去卧室里。我让他关了手机，我也拔掉电话，等我们疯狂到天快黑的时候，他已经不想走了。

其实我只想留他多在我身边呆一阵，谁知道他这一去又会几个月不见人影。

时捷的手又开始动了，我能感觉出他是在应付我，但我依然高兴。

门铃在这时候不知趣地猛叫起来，一声连着一声，像是被人从外面按住不放手。紧接着又是砸门声，似乎门铃声还不足以让主人听到。

我们惊得一骨碌坐起来，时捷慌张得问我是谁，要不要躲起来。我说不管是谁，你就做一回我老公吧。

我穿上衣服打开卧室门，外面仍在不屈不挠地敲着门，还有人喊着雨薇。我问是谁，外面说：“是我，凌子，你快点开门。”

我让时捷躺着别动，关了卧室门出去放凌子进来。她一进门就嚷起来：“你死哪去了，手机关着，电话不接，你给活人也留个口信啊。”

我捏了她一把让她坐下说话，她顺了一口气才说公司出事了，昨晚从广州进的货刚到公司门口，就被稽查科的查了，说我们运的是盗版货，怎么解释都不行，让他们当场验货也不答应，就强行拉走了。

我问凌子是谁带人查封的。其实我们只是从广州进了一车畅销书和光盘什么的，为的是赶这边的销售，从出版社直接批的货，何来盗版？

凌子说她已经打听清楚了，是马智伟指挥查封的，她去给马说是我的货，人家也没答应放出来。

马智伟！我这才想起他昨天早上的电话，谁知我和时健在一起就把他下午要打电话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只因为没找上我和他共进晚餐，就敢给我来这一招？

凌子又说这事昨天上午就有消息说，晚上全市将清查走私盗版音响制品，专门写了信让司机小周交给我。凌子又埋怨我说既然早就知道消息怎么还不见人，让人无缘无故地查封，误了销售时段，损失可是上百万啊。

我忽然想起来小周交给我的那封信还放在车上，根本就没顾上看。我把车钥匙交给凌子让她下去拿信，我先收拾一下。

时健已经穿好了衣服，我把情况简单告诉了他，他拍了拍额头直叫该死，说都是他耽误了我的正事。我让他别这么说，先去洗脸。

凌子很快就上来了。看见时健，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看了信，才知道这事真被人暗算了。

我沉思半天，一条计策上心，我决定要把马智伟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像蚌收拾鹬那样弄死。

4

时健没乘我们的车，自己打的走了。凌子要给我开车，我看她情绪明显低落，就让她坐到副驾上，我做她的司机。

凌子仍然不放心地问我：“你还有没力气开车啊？那样子，我看你连路都走不稳。”

我以为凌子在为我的心情担忧，就说：“我至于这么脆弱吗？不就一车货吗？我早就想好挽回损失的办法了，你就尽管把心放进肚子里去吧。”

“我是说，你不要命地折腾了一个晚上，还能打起精神开车吗？”

“你这个死丫头，谁都像你啊？”

“你的脸上都带着呢，还敢狡辩。”

我看了凌子一眼，问她：“我的脸上怎么啦？”

“你的眼圈青得像大熊猫，一看就是纵欲过度的样子，你真想过把瘾就死啊？”凌子的话里带着些怨气，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经她这么一说，我倒真觉得全身疲乏，肚子也饿得慌。昨天我们只顾疯狂，竟连晚饭都忘了吃，这一夜消耗，让我觉得自己像被抽水机抽干了全身的血肉。但我不想让凌子看我的笑话，我只管一边开车往公司走，一边和她说话：“只许你凌主任放火，就不能让我韩经理点灯啊？”

凌子不依了，冲着我嚷起来：“哎哎，你嘴上积点德好不好？我什么时候像你了，我可一直都是守身如玉的。”

看她发脾气了，我笑笑，不再和她争执。旁边有个小饭馆，凌子喊起来：“停车，我要吃饭。”我高兴凌子的小脾气解了我的饥饿，谁知吃饭时，才发现她是为我要的，她只吃了几口就说饱了。

凌子问我：“你说时健会不会给我们帮忙啊？那批货真要是这几天弄不回来，可就错过了最好的销售时期，等别人的货上市，我们可就亏大了。”

我只顾埋头吃饭，凌子不耐烦地敲着桌子说：“问你话呐，你可别皇帝不急太监急啊？”

我说：“我想时健会帮忙吧。肉烂了还在锅底，我们亏不到哪去，你就放心吧。”

快到公司时，凌子说：“你要不要戴副墨镜？可别让大家都知道你成了大熊猫。”

“这不是欲盖弥彰吗？”我虽这么说着，从后视镜看了看自己的双眼，果真是浮肿着，一圈乌青，像被人打了一拳，也透出我一脸的疲倦。

在办公室，我用手机给马智伟打电话，对方在响了四五声后才接通，估计是在辨认着我的电话号码。

这一次马智伟有了官腔，他拿腔捏调地问：“谁呀？什么事？”

我差点没吐出来，他妈的！“马科长吗？我是小韩啊，韩雨薇。”

“哦！小韩……韩经理啊，有什么事？”

“没事就不能打电话啦？昨天实在不好意思，临时有急事，我到武汉去了，这阵子我还在武昌大街上，对，我今天下午回去，七点半

的飞机，你可要去飞机场接我哦。”

“我很忙的，没时间去接你，你如果有事就到办公室来谈好不好？我真的很忙。”

“你接我不就是事吗？我一定要你亲自开车来接！你就先给夫人请假吧，让她先放你二十四小时好不好？”

放下电话，我告诉秘书小田，不管有谁打电话找我，都说我去了武汉。

接下来我简单收拾了一些行李，做出去了外地的样子，关了手机，让小周开车送我回家，并告诉他下午五点来叫我。

进门后我一头钻进卫生间，认真地洗了一个热水澡，然后倒头就睡。电话是拔掉的，不用担心有人惊扰。我得养精蓄锐，我知道，晚上应该还有一场恶战。

下午五点，小周准时按响了门铃。而我连中午饭都省略了的一场大觉，彻底恢复了体力和精神，起来洗洗脸，拎上行李让小周送我去机场。

高速公路两旁的杨树哗哗地把田野划成一条条的色块，青的、黄的，或者青黄不接的，是田地此时的状态，显现着一些平静和希望。这个城市有强盗一样的沙尘暴肆意光顾，田野却仍旧风光，也许环境恶化的只是大地的呼吸和皮肤，而它本质的东西永远无法改变。

我让小周打开车载音乐，一曲《秋日的私语》就在车厢里回荡起来。我想起昨天上午小周给我欲言又止的神情，就问他：“我在你们面前是不是表现得很凶啊？你们一个个都不敢跟我说话。”

小周伸手把音量调小了一点，说：“没有啊，韩姐，其实你是不怒自威，你的气质让我们不敢亲近，总觉得你很高贵，和其他人有距离，但事实不是这样的，是我们做下属的在心理上觉出的落差，你的脾气还是很和蔼的。”

我没想到小周会给我做出这样的评价，也许，他的认识是中肯的，但这样的人是我吗？马智伟之流的臭男人怎么不觉得我是不怒自威？这么放肆地来欺负我？

小周见我不说话，忙扭头问我：“韩姐我是不是说错话了？你可别当回事。”

我说：“没事，我没事的，你好好开车吧。其实我和你是平等的，换个位置，我们是一样的普通人。”

到了机场，小周坚持要送我进去，我让他先回去，我自己进去就

可以了。然后找个地方坐下来等候马智伟。

七点五十分，马智伟出现在了机场门口，他果然自己开着那辆本田雅阁。我随着一拨刚下飞机的乘客拥出来，站在他视力能及的地方左顾右盼，做出寻找他的样子。

“小韩，我在这儿。”马智伟喊着，跑过来说：“我一眼就从人堆里看见你了，你怎么就看不见我呢？”

我直盯着他的眼睛，用眼神水汪汪地笑了一下，说：“你不在人堆里，我当然看不见的，你一个人站在旁边，没个对比显不出你的精神啊。”

坐上车，马智伟问我去哪儿。我问他：“有空啦？”

“不就接个人嘛？你说对不对？”他的口气明显地试探着我。

我伸了个懒腰说：“累死我了，现在就想赶紧找个地方洗洗澡。”

“要不就去星城宾馆？那里设施很不错的，四星级。”马智伟说。

心里想着昨天晚上被他扣押的一车货及上午十足的官腔，我就来气。看着他那张贪色好淫的嘴脸，我想出了能给他留下后遗症的一个招数，决定带他去我家里。

回家之前，我们先吃了饭，我知道这是临上阵前的加油，所以吃得格外认真。马智伟要喝酒，我拦住了，又拿过他的手机，关闭了，不让他给任何人打电话。

而马智伟只顾了给我献殷勤，空了大半肚子，连眼神都放肆起来了。

5

刚一进门，马智伟就迫不及待地扑过来了，我推开他，要他先去洗澡，并告诉他洗不干净就别出来。

趁他洗澡的工夫，我把一部掌中宝摄像机安放在卧室最隐蔽的地方，镜头对着床上，刚好能把我预想中马智伟所在位置的全身拍下来。

马智伟出来，我又进去冲澡，趁此机会我服用了一粒春药，我知道自己对马智伟是没什么胃口的，因而也很难对他有床第之间的激情。

当两条光身子缠绕在床上时，马智伟已经忘乎所以了。我尽量把他的脸摆向摄像机镜头，让他像叫春的猫一样喊出声来。

其实，女人一旦心里有了报复的欲望，迸发的力量足以治死任何一个男人。而不管男人的床上功夫有多好，倘若被女人骑在上面操练，他再怎么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应该说马智伟的体力还是不错的，但连续两个回合，马智伟已瘫软在我的胯下，任我如何刺激，他也无法再进入状态。

而我是存心要折腾他，待他稍有起色，我就翻身上马，自顾动作起来。而把他最尴尬最无用的一面让摄像机一览无余。

在他无法坚持的时候，讨好似的问我：“你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啊？”

我知道他想让我提出扣押我的货物一事，但我偏不满足他，我说：“我哪有需要你帮忙的事？我就要你在这个时候好好努力，认真配合，搞好团结的呐。”

断断续续地，我们一直折腾到天亮。在感觉中，马智伟被我强暴了一夜，任他回去怎么修补，他都应该虚脱上十天半月的。

到了该起床时，马智伟强打精神爬起来，我偎在他怀里，撒娇着说：“不要走嘛，我还要嘛。”

马智伟无法脱身，只好说：“听话，我晚上再来好不好？”

“我不嘛，你一走就会赖账的，要不你给我打欠条好不好啊？”

马智伟看我一脸的笑模样，答应陪我玩这个游戏。在我的口述下，他用左手歪歪扭扭地写下：“欠下性生活八次，保证在十天内存两次完成。马智伟，”然后是年月日。手拿欠条，我像卖笑的风尘女子那样狐媚地说：“你可要常来噢，不然我会想你的。”

马智伟苦笑着说：“哪能呢，我会经常来看你的，宝贝，你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女人。我哪会舍得让你闲着呢。”接下来他又问我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我正色说道：“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可交换的，合就来往，不合就散，我真有需要你帮忙的地方了，我会通过正常渠道来找你，不会用我的身体来跟你交换什么的。”

他看了我半天说：“你很让我惭愧，宝贝，你真是我遇到的一个奇女子。”

我拍了拍他浮肿得充满死灰的脸，说：“快回去撕你的欠条吧，别光口里说得好听，心里却把我忘了。”

看着马智伟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地下了楼，我心里直想，可别让他开车出什么车祸。